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 2629  
15 November 1985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二六二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1月15日星期五， 下午5点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伍尔科特先生	( 澳大利亚 )
成员国：	布尔基纳法索	巴索勒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哈利勒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先生
	印度	纳拉扬南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科汤德兰博阿先生
	秘鲁	阿尔扎莫拉先生
	泰国	甲盛汕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艾莱恩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 - 750室）。

85-61313/A

15P

下午5点3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a) 1985年11月11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618)

(b) 1985年11月11日毛里求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619)

主席：根据第2624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邀请毛里求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西利基松先生（毛里求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第2624次会议作出的一项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执行主席及该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执行主席辛格莱尔先生（圭亚那）及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第2624次会议的一项决定，我邀请托伊沃·亚·托伊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以前会议关于这个议程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喀麦隆、加拿大、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塞内加尔、南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赞比亚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恩戈先生（喀麦隆）、刘易斯先生（加拿大）、沃拉马斯·沃利瓦先生（古巴）、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劳腾施拉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格贝霍先生(加纳)、拉贾耶—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冯席尔恩丁先生(南非)、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布齐里先生(突尼斯)和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议事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的成员面前有一份S/17633号文件，载有一份布尔基纳法索、埃及、印度、马达加斯加、秘鲁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交的决议草案。

第一个发言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贾伊——科拉沙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我首先必须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深信在你领导下，安理会将取得巨大成功，特别是考虑到安理会在纳米比亚局势方面的过去记录。我应提前为这一成功向你祝贺。

我对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所受灾难表示哀悼，这一灾难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我希望上帝对生存者将给予巨大的耐心，国际社会将能帮助他们减轻痛苦。

《古兰经》有句诗很适合今天的辩论：

“不义者，将来就知道他们获得什么归宿”。(《古兰经》第二十六章，第227节)

60年代是以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开始的，其高潮是殖民地和它属于托管之下的领土获得独立。自那时以来，57个国家获得了独立。其中大部分在非洲。尽管纳米比亚问题是联合国讨论给予独立和结束殖民主义的首要问题之一，但是，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纳米比亚人民未能获得这一胜利。

自1966年来，特别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成立以来，国际良知一直希望采取重要步骤，把纳米比亚人民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然而将能更容易和

更快地采取步骤来实现国际社会的愿望。全世界均对此焦虑不安，他们多年来密切注视纳米比亚局势，他们希望坚冰最终被打破，从而开始走上通往纳米比亚独立的征途。

自那时以来，一切焦虑不安的人们都把希望寄托于纳米比亚理事会。不幸的是，19年过去了，他们仍在焦急地等待，然而这是徒劳的。引起许多假希望和期望的安理会证明它不是失望者的灵丹妙药而是疾病。

安理会有些成员对纳米比亚问题太彬彬有礼，过于政治沉默了。我们完全相信这样如此彬彬有礼对某些成员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对他们有利。当情况需要同样客气而有礼貌的绅士会跟南非的那伙一样野蛮和残忍。

简言之，我要向安理会所有成员提几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把帝国主义当作财产，一代代相传或从这一国传到另一国？难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们的一切表现形式——东方与西方，老的与现代的——不应该死亡吗？南非有什么理由仍然血腥地统治着纳米比亚人民？

有人声称“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对该国人民的重要性要大于对联合国的任何组织”，大于对那些公然咒骂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联合国会员国坚决要求纳米比亚独立；难道他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和奴仆吗？

为什么所谓的临时政府无视全世界的意志，同掠夺者勾结？为什么它支持一切民族解放运动的破坏者？为什么它同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政权同流合污？难道安理会没有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是无效的？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欢迎南非体现在文件 S/17627 中的拖延阴谋呢？

实际上，临时政府是延长对纳米比亚殖民统治的又一伎俩。多党制也是如此，它的目的是同化和破坏西南非人民组织，办法是利用敌人为此建立的一批代理党这样做。

1985年11月13日，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再次在这个会议厅里把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古巴从安哥拉撤军问题联系起来。为什么纳米比亚的独立总是受到联系政策——让我们说是一种联系借口——的阻碍呢？这个政权的支持者们仍然维护这种借口，是极其不幸的。

国务院1985年4月发表的声明载述了下列这条证据：

“我们注意到，南非昨天在开普敦发表的声明确认南非打算继续目前旨在按联合国解决方案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谈判努力。美国的立场是，这些涉及纳米比亚独立和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的谈判，为最终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最美好前景”。我们再次注意到了众所周知的联系政策。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及有关的决议得到了人们的支持，但是为什么《宣言》的执行要一再拖延呢？

纳米比亚殖民化已100多年，联合国成立了4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已25年，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的宣言也有19年之久，为什么我们仍然要采取分步走的战术呢？难道有些会员国太耐心，并且有很充足的理由这样耐心，不是事实吗？难道还不该实行整个联合国都希望实行的全面强制性制裁吗？难道我们应该等待如此长的时间让选择性制裁让位于考虑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然后又要等待同样长的时间才把“考虑”两个字删除，并让真正实施这些制裁成为可能吗？

我愿要求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而不是选择性制裁。事实是，选择性制裁将

使纳米比亚人民在安理会决定逐渐强化到满足《宪章》第七章规定之前，遭受多年的痛苦。

有数百个问题和许许多多语录可以在安理会提出和引述，但由于发言要简短，我就不提了。

我国政府建议，S/17633号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2段中建议成立的委员会还应负责编制一份关于选择性制裁对南非经济局势带来的影响及后果的报告。这种报告可以使我们相信，选择性制裁不能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统治者顺从国际社会的意愿。

为了理解为什么某些“尊敬的”安理会成员总是纵容比勒陀利亚政权对本国人民以及纳米比亚人民的犯下的种种罪行，下面引述1985年8月3日《纽约时报》中的一段话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自1982年以来，美国银行给南非公共部门的贷款减少了一半，3月份之前的数字总共为3亿零2百20万美元，而给私人部门的贷款却急剧增长。尤其是南非银行所得的贷款，从1979年的不到5亿美元猛增为截至今年9月为止的35亿美元。”这就是说，贷款增长了七倍。我相信，这说明，为什么在某些成员国来看，支持南非罪犯犯下的罪行，似乎是有道理的。

主席：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艾莱恩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主席先生，贵国和我国一直保持着最亲切和友好的关系，并在广泛的活动中进行了合作。因此，我特别高兴地看到你——澳大利亚的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主持十一月安理会的工作。

请允许我向著名的美国大使沃尔特斯先生表示感谢和祝贺，他主持了十月份的安理会工作。

我们的姐妹国家哥伦比亚突然遭受巨大的灾难。我借此机会向蒙受灾难的哥

伦比亚政府和人民转达我们极度悲痛的心情。 我们向死难的亲属表示深切的慰问。

安理会再度处理一个显然十分重要的问题。 解决这一问题对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态度，纳米比亚人民不能使自决权和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进行发展的权利。 这对不断遭到南非政权无端侵略的南部非洲地区国家的稳定发展以及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非人道和令人发指的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存在时，受国际社会之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理会能继续优柔寡断吗？当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在纳米比亚问题上背信弃义，当托管者不顾其神圣的义务死抱住并非自家的东西不放并继续奴役其受托的人民时，安理会能继续无动于衷吗？

因此，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名誉，那它们的信誉也有可能毁于一旦，而这种名誉对这两个机构有效地发挥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1985年11月12日南非提交安全理事会的信以及南非大使最近的发言都从正面证明，无论这个政权玩弄什么把戏，都不是光明正大的。 我要提醒同事们，如果是光明正大的话，南非早就应该离开了委托给它管理的土地，纳米比亚人民现在就可以过着自由繁荣的生活。

相反，我们看到，南非玩弄花招企图把一个傀儡政权，即所谓的温得和克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强加给安全理事会和整个世界，由于这个政权显然是假货色，国际社会在所有论坛上都立即予以拒绝承认。 这使人们想起某些集团玩弄的计谋：在审议一个崇高事业的时候，在主要文件上附加一项人们不能接受的条款，希望以后这个条款会得到承认和赞同。 或者他们采用一个两面手法的花招，其目的是让整个文件都被否决，包括其中所载实质性的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实质性问题也就是选择一种选举制度，以便在选举前导致其它各项步骤，例如废除所有歧视性和限制性的法律，让难民返回家园，撤出南非军队，以及释放政治犯。

安全理事会在第566(1985)号决议中特别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温得和克设立所谓临时政府是对安理会的直接侮辱，并宣布该行动非法和完全无效，并声明联合国或任何会员国均不得对该非法设立的政权或因而产生的任何代表或机构给予承认。

有鉴于此，南非竟然将所谓的过渡政府内阁的一份申明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的一部分散发，说明它为纳米比亚选择的选举制度是对安理会的侮辱，而且最清楚地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公然蔑视安理会和国际社会。

既然联合国不承认在纳米比亚设立的所谓过渡政府，那么，南非企图给组成这个过渡政府的代理人 and 傀儡以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和信誉这种做法就清楚表明，南非走上了其阻碍纳米比亚独立和自决的政策的新阶段。

安理会必须清楚地向南非表明，南非对安理会的决心和承诺打错了算盘，以便保证执行自己有关种族问题的决议，并且决心根据《宪章》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很显然，南非提出“联系”或“平行”的枝节问题企图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强加不相关的先决条件，这无疑破坏了南非标榜希望和平解决危机的形象。

安全理事会必须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政治和外交阴谋作出坚决的反应。根据《宪章》第39条，第41条和第42条，安全理事会应该明确指出，南非对纳米比亚问题的顽固态度，及其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略行径和不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各项决议的事实，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安理会必须决定如何采取措施使自己的决议产生效力。在审议这个问题的时候，安全理事会必须始终注意如下的事实：南非违背《联合国宪章》，利用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作为跳板对南部非洲的其它国家进行侵略。

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提出了安全理事会目前的行动范围。安全理事会应该通过决议草案决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根据自己担负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此外，安理会应该决定对南非采取强制性措施，包括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8段所确定的措施。



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是使南非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最有效方法之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敦促安理会成员采取一致的行动，支持这项决议草案，促进实现安理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目标。

主席：我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知道，安全理事会已经准备就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除非有人反对，我现在就将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首先，我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约翰·汤姆森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次辩论的主题就象我昨天发言的那样，就是安理会成员具有一个一致的意见：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必须刻不容缓地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85）号决议让纳米比亚实现自由和独立。我们都一致同意这一目标，但是，非常令人遗憾，我们没有在行动细则方面取得一致意见。

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一致性也许是我们实现共同目标的最好途径。在这次辩论中，许多发言者强调在表决这项决议草案时反映出一致性的重要性，在有关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问题上，安理会无疑是一致的。

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布尔基纳法索常驻代表昨天发表的有关协商一致意见的言论。这位先生，请你同我一起注意一下有关南非的共同协定，你希望看到一项有力的决议得到一致的支持，以便向南非发出一个明确和有力的信号。

加拿大常驻代表今天也说了类似的话。当我说到我相信可以实现那些事情的时候，丹麦常驻代表和我都强烈希望能有一致的意见。在同安理会其他代表谈及一项一致通过的决议时，英国并不是说空话，也不是寻求轻松的遁辞。我们相信，我想安理会和整个联合国也普遍有这样的意见，我们对南非施加影响的最好机会是通过一项得到安理会的所有十五个成员支持的既坚定又现实的决议。我们认为，

如果安理会不能一致，就会助长南非以及反对早日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其他人的气焰，就会促使他们利用我们的分歧。

它将掩盖我们立即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共同决心。

我昨天在发言中指出，联合王国和联合国内三分之一以上的会员国一起提出了一个战略，旨在通过一系列商定的自愿措施，向南非施加有力和有控制的压力。我们曾公开和在与该决议草案发起国进行私下讨论中提议，安理会应该通过一项决议，赞同这些措施，和这一战略保持一致。我们相当明确地向发起国表示，我们愿投票赞成一项包括许多条非强制性经济措施在内的决议。使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这一认真、现实、建设性的倡议没有被接受。

这本来可以向南非政府表明，它没有一个盟友，也别指望有盟友。这本来可以向他们表明，如果他们坚持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那么只会招致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这本来可以向他们表明，他们在纳米比亚的存在过去和现在都只会对自己的利益产生反作用。

确实，我不禁感到，我们明确和有原则的办法遭到了拒绝。这对于纳米比亚人民和安哥拉人民来说是很不幸的。我们对失去这一机会表示遗憾。这不是一种失误，而是一个大错。由于一致性的缘故，我们失败了，而南非则获胜了。

我国代表团已提出了一种更好的办法，因此不得不投票反对该决议草案，因为它很可能会起反作用，使我们和英联邦伙伴国商定的战略夭折。我们这方面并不想使一个月前在拿骚达成的重大协定变得毫无价值。我们争取一致的努力受到了挫折，而从中受到安慰的却是受之最有愧的一方——南非，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但尽管这样我国政府还是下决定决心，为纳米比亚不再拖延地获得独立进行工作。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地按照传统的做法，祝贺你

担任安理会主席，并祝愿你在担任主席期间获得成功。在我之前的每一位发言人都谈到或提及了自己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你知道，我是非常了解贵国的，因此我最能说明澳大利亚和法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我不能象某些代表那样谈论曲棍球，但我要提一提橄榄球，因为我们常常在橄榄球球场——这一友谊的球场相逢。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请奥肯大使接受我们的感谢，感谢我们的朋友沃尔特斯大使在担任主席期间所表现出的风趣、干练和权威风度。

法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持有明确、一贯的立场。法国投票赞成安理会第385(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并且认为应该不加任何先决条件地予以执行。关于这一点，我去年六月就说过了。南非把执行联合国计划和古巴部队撤出牵涉在一起，这是毫不相干的。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顽固和猖狂给该地区的稳定带来了严重影响。

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迫使南非政府遵守安理会的决议，结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出于这一关心，法国政府参加了第566(1985)号决议的起草和通过。也正是出于这一关心，我们在谈判目前这项决议草案时采取了同样建设性的态度。我们希望能继续进行这场谈判。

和在安理会的所有辩论一样，法国在这次辩论中所关心的是现实主义和有效性。

不幸的是，尽管我们同意提出这项决议草案的国家的情感，但决议草案并不符合上述那些标准。我们认为，对于争取取得进展用国际社会确定的立法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来说，该草案的措词似乎不太合适。因此，令人遗憾的是，我国代表团将在表决中弃权。但是，我想说明，法国将主动并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继续采取行动，增加对南非施加压力。法国已经通过采取一些措施表示出了这一决心。最近，法国总理又增加了一些措施。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我不会玩橄榄球，而是热衷于我们国

内流行的澳大利亚足球，希望他听后不会太感失望。不过，我也非常热衷于许多法国的东西，比如法国文化和法国大菜等。

奥肯先生（美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整个美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表示欢迎。我相信，在你这样一位以智慧、精力、策略而闻名的杰出舵手的指导下，我们的航船将一帆风顺地行驶。

同样，请允许我表示，我国政府对哥伦比亚最近遭受的自然灾害深感遗憾。在向我们南方的姐妹共和国表示同情的同时，我们相信勇敢的哥伦比亚人民能够战胜这一灾难，就象他们过去一再克服其他困难一样。

在南部非洲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正在安理会进行的这场辩论具有特别的相关性。自理事会在7年前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以来，我们已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今天，我们发现——我希望如此——已接近艰难旅程的尽头。只要有关各方再采取一个或二个诚意的行动，作出真正的政治家风度的姿态，那么该地区将朝着和平解决现在困扰它的问题和冲突这一方向跨出重大的一步。

南非当局宣布，比例代表制已被选择为在纳米比亚进行选举的构架。我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美国期望，南非将严格遵守安理会在第435（1978）号决议中通过的解决计划所规定的选举方法。我引用该计划第一和第二章：

“选举将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

“秘书长将任命一位联合国特别代表，其中心任务将是确保创造能进行自由和公平选举和保证公允的选举进程的条件。特别代表将在联合国过渡协助小组的协助下进行工作。”（S/12636，第2段和第5段）

我还想到，南非政府已经同意接受这种计划。

英国同事昨天已经提及，但我还要再提一下，这就是，纳米比亚六个政党向你、主席先生提出参加这次辩论的要求。美国认为极其重要的是，在这一辩论中，应当

做到，凡是要向安理会提供情况的有关各方都能根据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得到发言的机会。这一态度符合联合国的普遍性。此外，所有各方应根据解决计划的规定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认为，纳米比亚政党的这个或那个成员提出在安理会发言的要求应得到同情的考虑。

现在我要说，我国政府以及安理会其他成员国长期坚持的看法是，充当所谓的“过渡政府”（安理会曾宣布其非法和无效）代表角色的人不应获得在此发言的权利。

关于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我们将遗憾地对此投反对票。我国代表团这样做，是因为该决议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制裁。我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还要补充说，美国如此积极地谋求纳米比亚问题的谈判解决，如果我们支持强制性制裁，我们不管是全盘否定我们进行的斡旋努力。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该决议草案坚持采取那种目光短浅的方针。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十分慷慨的话。

除非有人反对，否则我现在将决议草案（S/17633文件）付诸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会议以举手方式进行了表决。

赞成：澳大利亚、布尔基纳法索、中国、丹麦、埃及、印度、马达加斯加、秘鲁、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反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法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二票赞成、二票反对、一票弃权。由于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该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我现在请愿在投票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阿尔扎莫拉先生（秘鲁）：我谨以安理会理事国中不结盟成员协调员身份对我们刚才表决的草案发表一些意见。

安理会成员都知道，今年九月在罗安达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的《最后宣言》促请安全理事会再度开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并再次呼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为推动不结盟运动交给的任务，印度代表团以不结盟运动主席的身份要求召开这一系列的安理会会议，在过去的三天中，会议讨论了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问题。作为这场辩论的成果，不结盟国家共同提出了刚才已表决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反映了它们对处理纳米比亚问题时采取的战略的真正想法。

自决议草案提出以来，提案国与其他代表团不断进行接触，力求使他们的立场接近我们的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实现了这一目标。决议草案和表决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某些解决问题的途径最终带来什么结果上我们未能调合一些实质性的考虑，因此，这些结果也反映在表决中是很正常的。

谈判是为了在可能的情况下寻求集中和协商一致；然而，由于某些人我素我行（正如这里刚发生的），在联合国或其他地方经常无法做到这一点。不过，谈判并不是为了顺从；在不可能协商一致的情况面前，这种努力还不够。

关于其他组织和机构取得的进展（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在安理会活动，因此，我们也要按照安理会自成一体的先例和原则行事，从而反映出普遍进程和联合国大会的组成，并由此反映出世界现实。

我们不结盟运动的成员相信：全世界人民对纳米比亚这件事的不可否认的正义性质的日益觉醒，以及历史的动力必将让我们很快就可以克服那些分歧，我们必将共同结束纳米比亚领土的非法占领，以及它最后一定会赢得自由与独立。

主席：我现在想以澳大利亚代表的身份作简短的发言。

澳大利亚投票赞成第 S/17633 号决议草案。我们这样作是为了表示我们对纳米比亚独立事业的坚决支持，以及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第 435 (1978) 号决议所载的联合国计划的遵从。正如我昨天的发言所指出，澳大利亚支持实施强制性经济制裁，以迫使南非接受其国际责任并使纳米比亚早日获得独立。澳大利亚对英联邦政府首脑最近在拿骚举行的会议所采取的办法，即载于《英联邦关于南非的协议》的规定予以充分支持。

英联邦协定是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因而我们本来希望，安理会今天同样也能按协商一致的办法去做，这样就可以向南非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澳大利亚曾与其他国家一起作过积极的努力，以期商定一项决议，达到这一目的。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次未能如愿以偿；我们希望，安理会下次再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时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見。

鉴于没有人再发言，安理会审议其议程项目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

各位发言者言简意赅，而且安理会的成员也尽力做到准时出席会议，我要向他们致谢。

下午6点25分散会。